

第一章

如果可以，江浩鎮並不想來到天地建設；如果可以，他也不想和喬靜秋這個面冷心冷，連呼出來的氣息都很冷的女人打交道，但為了育愛育幼院，就算再怎麼不願意也必須要面對。

二十五年前，天地建設以低價將土地租給育幼院，如今再過半年租約就要到期了，天地建設卻將租金調高，那金額高得令人咋舌，擺明就是要育幼院放棄承租。江浩鎮很清楚在商言商的道理，育幼院雖然位處郊外，但大片的土地要是開發成遊樂場或是蓋豪宅別墅，將會是一筆可觀的利潤。

當初將土地租給育幼院的是天地建設的董事長喬霸，但兩年前喬霸發生車禍意外，成了植物人，是以天地建設目前的掌權者是總經理喬靜秋，他只能拜託她不要將租金調得那麼高。

他也知道像她這種位高权重的人不屑跟他這種小人物打交道，但為了讓育幼院能夠繼續經營，就算保全再三阻擋不讓他見她，或是她三番兩次命保全趕他走，他還是厚著臉皮一再找上門來。

江浩鎮推開上前攔阻的保全，幾個箭步來到剛下車要走進公司大門的喬靜秋面前，「喬總經理。」

喬靜秋用眼神向追上來的保全示意，要他們全都退到一旁，看向江浩鎮，冷冷地道：「既然你把我攔下來，那就是有事，我給你三分鐘的時間。」

不用想也知道他要說育幼院的事，基本上這事已成定局，無須再討論，但他這般鏗而不捨，讓她決定給他一次說話的機會。

江浩鎮直接切入主題，「租金一下子調漲這麼多，對育幼院的影響很大，希望妳能給我們緩衝時間，逐年調漲租金，這是育幼院會如何增加收入來付租金的報告，請妳過目。」他從手中的牛皮紙袋拿出一份昨晚才完成的報告。

喬靜秋伸手接過，飛快地流覽一遍，一抹訝異浮上心頭，她抬眸，對上露出一嘴白牙的面容，「你做的？」

「對。」他點頭。

不是她看不起他，而是他長相清秀，稱得上是帥哥一枚，但簡單的T恤配上褪色的牛仔褲，再加上他帶點傻氣的笑容，無論怎麼看都像沒見過什麼世面的樣子，沒想到他竟然能做出如此有組織的報告。

她再次看了手中的報告一眼，快速做了決定，「三天後我會給你答覆。」

聞言，江浩鎮的笑容都快要咧到耳朵去了，「謝謝喬總經理願意給育愛一次機會。」

喬靜秋沒有回話，冷冷地瞧了他一眼後，邁步向前走。

望著她離去的纖細背影，他只能說這個女人真的很冷，不過這麼冷的女人竟然願意停下腳步聽他說說他的來意，著實讓他嚇了一大跳，或許，她沒有他以為的那麼的冷漠。

喬靜秋一進入辦公室就將報告放在辦公桌上，接著往辦公椅上一坐，她皺著眉頭，

抬手輕輕揉撫著太陽穴，頭又開始痛了！

近來公司的幾個開發計劃案進行得非常不順利，不是收購土地時賣方反悔，甚至還控告公司以強硬、欺騙的手段逼迫他們賣地；要不就是正在興建的案子面臨工人罷工的問題，說是好幾個月沒有拿到薪水，然而總公司都有撥款下去，還公開轉帳資料，證實有發薪水，但工人們並不相信。

原本只是中部的工人罷工，現在連北部和南部的工人也陸續出現不願意上工的情形，接二連三的事件，讓她不禁懷疑這裡頭有人在暗中操控。

她大學時期開始參與公司事務，畢業後進入公司，父親便漸漸讓當初跟著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員工們退休，就是怕有一天她接手公司會受到太多箝制，所以現在還留在公司的老員工都是支持她的，要不然就只是持有股份，不會多管公司運作。然而現今公司裡竟然有可以掀起滔天大浪，又令她毫無所覺的敵人！這樣的情況對她來說很危險，她必須想辦法盡快把這個內賊捉出來。

正當她思索著可疑之人時，敲門聲打斷她的思緒，接著門被打開了，前後進來一對男女，男的是她的男友尹天曄，女的是她自大學時代至今的好同學兼好朋友，現在是企劃部主管葉晶。

尹天曄來到喬靜秋面前，端詳她一會兒，關心地問：「不舒服？」

喬靜秋勉強地牽動唇角，「頭有點痛。」

他眉心微攏，「要不要去看醫生？」

她搖了搖頭，「不用了。」

尹天曄不放心地又道：「可是妳的臉色看起來很不好。」

「休息一下應該就沒事了。」當然，這只是喬靜秋用來安撫男朋友的話，現在她哪有時間休息，因為土地收購不順利，工人又罷工，讓公司的建案必須往後推延，實在是讓她一個頭兩個大。

「總經理，妳的臉色看起來真的很不好，還是去看一下醫生比較妥當。」葉晶也道。

喬靜秋先是一愣，隨即失笑出聲，「你們怎麼像在唱雙簧似的？」

「因為我們都關心妳。」兩人異口同聲地說道。

喬靜秋感動的微微一笑，他們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，她當然會把他們的勸言聽進去，「好，忙完之後我就去找醫生報到。」

聞言，兩人也不再勸，他們都知道喬靜秋說話算話的個性，於是他們一前一後將手中的工作報告交給她後，又一起離開喬靜秋的辦公室。

然而葉晶並沒有回到她的辦公室，而是跟著尹天曄來到他的辦公室。

她見他一派悠閒，有些不安地問：「你真的要做嗎？」

他一直想著替喬靜秋製造意外，而現在喬靜秋身體不適，正好給他們一個大好機會。

尹天曄為她及自己倒了杯咖啡，「這是一個好機會。」

葉晶接過咖啡，憂心忡忡地道：「這樣做真的好嗎？」

這幾年為了拿下天地建設，他們已經傷害了太多人，有他們認識的，有的甚至視

他們為親生子女般疼愛。

他望著一臉愧疚不安的葉晶，面容微微一沉，要不是她是整個計劃的幫手，他早就甩掉她了。

他攬著她坐到會客沙發上，柔聲安撫，「難道妳不想早點跟我在一起嗎？」

「想，但靜秋畢竟是我的好姊妹。」

兩人一開始是在無意中成為好友的，但後來她卻是有心成為喬靜秋的閨蜜，就是為了要製造更多機會害喬靜秋，但老實說，她有些良心不安，畢竟她今天能爬到主管的位置，喬靜秋給了她不少機會。

尹天擘嗤之以鼻，譏諷地反問：「她有把妳當作姊妹嗎？」

葉晶咬著唇，腦海中浮現半年前她因為一次失誤，在開會時被喬靜秋當眾斥責的畫面，她的心中陡地升起一股怨氣，縱使她有錯，喬靜秋也用不著這樣讓她下不了臺，既然喬靜秋無情，那就別怪她無義。

斂去擔憂不安，她的表情變得堅定卻也無情，「既然你已經決定好了，那我就不再多說了。」

他沒有應聲，端起手中的咖啡啜飲著。

當年他刻意接近喬靜秋為的就是要跟她結婚，騙取她的股份，得到原本有一半該屬於他的天地建設，要不是喬霸害死父親，又把父親的另一半股權吃掉，天地建設根本就不會有現在這麼大的規模。

父債子還，既然無法從喬霸身上討回公道，理所當然就由喬靜秋來還。

自從他不小心害喬霸發生意外後，他曾給過喬靜秋機會察覺他的意圖，奈何她太愚蠢，太相信他，所以就別怪他心狠手辣。

手機鬧鐘在晚上九點整準時響起，喬靜秋正好闔上最後一份公文。

她起身到桌櫃前倒了一杯咖啡，走到沙發坐下，喝了一口後，將咖啡放在桌上的同時，瞥見放在一旁的報告。

拿起報告，她仔細閱讀，不得不說內容規劃得很詳細也很務實，完全不輸給公司的企劃團隊，這樣的人才待在育幼院，沒出來闖闖，實在可惜，她又想到江浩鎮鏗而不捨的精神，登時升起一股惜才之心，如果他能夠進入天地建設，她一定會好好栽培他。

盯著報告的目光逐漸深濃，有股想法突然冒出來，近來因為工人接二連三的罷工，令天地建設的形象受到了一些傷害，要是在這時傳出逼育幼院搬走的事件，一定會讓社會大眾更加反感。

再說，既然想要網羅江浩鎮這個人才，何不藉此機會讓他欠她一個人情，她還可以為公司做公益，好挽回一點形象。

思忖半晌後，她決定暫緩收回育幼院土地一事，發了一道公文給開發部，表示育幼院的土地不要調高租金。

才剛發好公文，手機鈴聲響起，她接起電話，還未開口，彼端就先出聲——

「妳該不會還在公司吧？」雖是疑問句，但語氣是肯定的。

「再過十分鐘就要回去了。」

「希望這是最後一個十分鐘。」

喬靜秋微笑，尹天曄果然了解她，知道她是個工作狂，沒做完工作是不可能下班的，她想了想，把育幼院土地一事的處理方式，以及懷疑有內鬼的事情都告訴他。

尹天曄回道：「關於育幼院土地妳這麼做是對的，至於內鬼這件事，我正好要跟妳討論，我剛才接到消息，管理中部分公司的吳課長這幾個月頻頻和同業接觸，尤其和我們的競爭對手『世界』接觸最多，我已經將照片傳到妳的信箱。」

她馬上起身走到辦公桌那兒，打開筆電，點開信件，當她看到吳課長和同業接觸的照片，震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吳課長跟隨父親十幾年了，不但對父親忠心耿耿，也極為忠誠於她，她很難相信他是內鬼，但這些照片是最好的證據，她很難為吳課長找理由。

等了半天沒聽到她的回應，尹天曄又道：「接觸並不代表背叛，只是湊巧最近幾次『世界』都比我們早一步公布要推的案子企劃，再說，若是沒有一定的權力，要煽動工人罷工並不容易。」

「話是沒錯，但是吳課長上個月才因為處理工人罷工的問題忙到血壓升高，還住院了兩天，難道會是假的嗎？」她還特地去中部的醫院探望吳課長，那時他的模樣虛弱，卻還擔憂著公司情況，不像是裝出來的。

「真假很難判斷，只是我又收到另一個消息，這兩天中部還有可能發生罷工事件，所以我想要下中部一趟。」

「還是我下去處理，你留守公司？」

早就料到她會這麼說，尹天曄故作擔心地道：「這樣太危險了。」

「不會有事的，論公，吳課長是下屬；論私，他是我敬重的長輩，我必須親自處理。」這件事她要親自去查，才能夠放心。

他沒再多說什麼，只交代她要小心一點，隨時保持聯絡後，便結束了通話。

喬靜秋簡單收拾一下便離開公司，回到住處整理了簡便的行李後，開車出發。

開到半路，她越想越不對，據她所知，吳課長並沒有金錢上的困難，既然沒有動機，就沒有道理背叛公司，或許這件事有什麼內幕也說不定。

這麼一想，她決定先去找尹天曄商討這件事的疑點與對策，於是她將方向盤一轉，將車子開往他的住處。

二十分鐘後，喬靜秋來到尹天曄的住處。

停好車，她正要下車時，突然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正朝大門走去，她不免覺得奇怪，這麼晚了，葉晶來這裡做什麼？疑惑之際，她又看到一道高大熟悉的身影走出大門，來到葉晶身邊，然後伸手擁住葉晶的肩膀，還在她的額頭上落下一吻，接著兩人姿態親暱地一起走進大樓。

喬靜秋震驚地瞪大眼睛，隨即一股荒謬的想法倏地湧上腦海，難道是他們背叛了她？

不可能！尹天曄對她很好，也很愛她，要不是因為訂婚前夕父親出了車禍，又為

了安撫員工的心，她只好將全副心思放在工作上，不然他們早就是夫妻了。一個她付出情感，願意與他共度一生的男人，怎麼會毫無預警地背叛她？而且還是跟她最好的朋友！

喬靜秋心亂如麻，決定先離開這裡，等釐清混亂的思緒後再決定該怎麼做，說不定是她誤會了他們，但是那個吻……

她發動引擎，將車子開上道路，她想冷靜下來，可是腦海中卻不停地重現剛才所見到的畫面，心裡有著一連串的疑問。

他們真的在一起了嗎？什麼時候在一起的？在一起多久了？

如果他們是真心相愛，為什麼尹天曄對她的態度一如以往，沒有任何要分手的跡象？他為什麼會選擇葉晶？

可若他們真的沒有關係，又怎麼會這麼親密？

她和葉晶高一年的時候就認識了，雖說是同班同學，但是並不熟，直到兩人考上同一所大學，讀同一個科系，住同一間宿舍，才逐漸熟稔起來。

大二那年，學校來了一個迷倒全校女生的轉學生尹天曄，就連葉晶也常在她面前提起他，而那時候的她根本就不想談戀愛，對她而言，男人的承諾都是屁，男人可以在她面前說愛她，一轉身又跟另外一個女人纏綿，噁心極了，她認為愛情是世界上最不切實際的東西。

她和尹天曄認識是在圖書館，他們要借同一本書，而他把書讓給了她，從那時候開始，也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有意，他們兩、三天就會碰一次面，而他僅只是禮貌性地對她點頭打招呼，兩人不曾交談過。

她是懷疑過他也許對她有意思，但他不曾主動跟她攀談，也沒有透露出想追求她的意思，最後她只能將他們的相遇歸咎於巧合。

後來他們考上同一間研究所，巧的是，他們時常選修相同的課，再加上上課時他又剛好都坐在她旁邊，兩人很自然地有了交集，也成為了朋友。

畢業後，他來到天地建設上班，父親十分賞識他優秀的能力，沒多久就升他為企劃部經理，他這才向她表露心意，說他從大學時期就喜歡她，來天地建設上班也是因為她，希望她能給他一次機會，讓他證明他可以照顧她，她並沒有馬上答應，直到過了一年後才跟他交往。

那一年她跟父親的關係很糟，公事上，意見不合；私事上，母親生病去世後，父親不顧她的反對堅持娶小三于筱卉進門，也因此她不再回喬家，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，而就在那個時候，尹天曄走進了她的世界。

他擔心她心情不好會想不開，每天總是找不同的理由跟在她身邊，就算她不說話，沒給他好臉色看，他也沒有因此而退縮，他的默默守護感動了她，讓她慢慢地對他敞開心房，最後成為男女朋友。

他們很少吵架，就算意見相左，他說服不了她，也會退讓一步。

葉晶曾提醒過她別那麼強勢，要不然總有一天他會受不了她，投向別的女人懷抱，所以他現在是受不了她了，才會投向善解人意的葉晶的懷抱嗎？

就當喬靜秋滿心疑惑地自問時，手機鈴聲突然響起，她看了眼來電顯示是尹天曄，

遲疑了一會兒，才用藍牙耳機接起電話。

「什麼事？」她的語氣很平淡，在事情還沒有完全弄清楚前，她不會貿然地指責他。

「妳現在在哪裡？」

他這麼問是什麼意思？擔心她會突然去找他，破壞他和葉晶的好事嗎？她很不想猜疑，那樣太難看了，可就是會不自覺浮現這樣的想法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逼自己冷靜下來，回道：「當然是去中部的路上。」

尹天曄又道：「妳身體不舒服，還是我去好了。」

喬靜秋的心一緊，他這麼溫柔體貼，怎麼會背叛她呢？她正要回話，突然驚呼一聲，「咦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望了電腦螢幕上在移動的紅點一眼，他勾起一抹冷笑，她終於發現不對勁了。

「我走錯路了。」她四處張望，難掩驚慌，她怎麼會開到這種人煙稀少的山路來？

「妳從來不會犯這種錯誤的。」剛才一開電腦追蹤她的行蹤，他也嚇了一跳。沒聽出他的語氣有細微的不同，喬靜秋為自己找了一個藉口，「可能是頭暈的關係。」

「無法確定在哪裡嗎？」

「天曄，我……」她的聲音戛然而止。

她突然發現不知何時她的車子後面跟著一輛大貨車，且大貨車搖搖晃晃的，她心頭一驚，大貨車司機該不會是疲勞駕駛吧？正這麼想著，後方的大貨車突然加速，朝她的車尾狠狠地撞了上來，有那麼一瞬間，她腦袋一片空白。

她不知道額頭正流著血，整個人趴在方向盤上，耳朵傳來嗡嗡的聲響，過了一會兒後，她聽到有人在拍打車窗的聲音、尹天曄呼喚她的聲音，最後是葉晶的聲音。

然而葉晶的話，讓她全身的血在瞬間凝結，她聽得清清楚楚——

「小何說她昏過去了，天地建設將會是你的了。」

接下來拍打車窗的聲音停止了，喬靜秋只聽到手機傳來嘟嘟嘟的聲音。

她？天地建設？你的？難道尹天曄打從一開始接近她就是為了天地建設？

她的腦袋越來越沉重，無法再思考，只知道現在最重要的是想辦法逃離這個危險的處境。

清晨五點多，山路霧重，車少人稀。

江浩鎮開著載滿蔬菜的小貨車往山下行駛，副駕駛座坐著嘰嘰喳喳，沒一秒鐘停止說話的林得凱。

好不容易說累的林得凱，正想喝口水，突然瞪大雙眼，指著左前方，驚駭地道：

「鬼！有鬼！」

江浩鎮白了他一眼，「大白天的，哪會有什麼鬼？」

林得凱的頭搖得跟波浪鼓一樣，「大哥，你看！」

見林得凱這麼緊張，江浩鎮只好放慢車速，順著他所指的方向望去，一道人影緩緩出現在白霧中，他定睛一瞧，隨即將車子停到路邊。

「大哥，你要做什麼？」林得凱緊張地問。

江浩鎮沒回答，打開車門，跳下車朝人影奔去，當他應證自己沒看錯，眼前的人確實是喬靜秋，一連串的疑問浮上他的腦海。

她怎麼會在這裡？而且她眼神渙散、披頭散髮，渾身髒兮兮，還是用走的？難道……

他小心翼翼地喚道：「喬總經理？」

是誰在呼喚她？是誰擋住她的去路？是那些要害死她的人嗎？一想到這裡，喬靜秋不自覺往後退了一步，卻因為腿軟，一個踉蹌，整個人往後跌。

江浩鎮連忙伸手抱住她的腰，緊張地問：「喬總經理，妳怎麼了？沒受傷吧？」

這道焦急的聲音、這個溫暖的懷抱，讓她深切地感受到這個人並沒有惡意，他是誰？她想看清楚對方的長相，奈何眼前一片模糊，映入眼中的是一團黑影。

她好累……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只知道要逃、要活命，不能坐以待斃。

「你……是誰？」喘著氣，她用盡力氣地問。

「江浩鎮。」她看起來很不好，好像隨時會昏倒。

這個名字很耳熟，似乎在哪裡聽過……對了，是育愛育幼院的院長，那個笑得很燦爛、很有毅力的男人。

很快地她下了決定，「有件事我想請你幫忙，報酬豐厚，絕對不會讓你吃虧的。」

「什麼忙？」就算她不給他報酬他也會幫她的，但若能因此讓她答應不調漲租金，那是最好的。

「不要送我去醫院，不要通知我的家人，還有，千萬不要報警。」把命交給一個完全不熟的人是件危險的事，但熟人又如何？讓她變得這麼狼狽的就是她最信任的熟人。

江浩鎮錯愕不解地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喬靜秋也知道她的要求很奇怪，但現在她無法跟他解釋太多，她已經快撐不住了，

「拜託你了，一切等我醒來再說。」

他還想再問，但見她說完後，雙眼一閉、身子一軟，昏了過去，他連忙將她抱起來，轉身衝向小貨車。

待在車內不敢下車的林得凱，見江浩鎮和「鬼」在說話，心想著會不會是他搞錯了，那不是鬼，而是人？他正要下車，就見江浩鎮抱著一個女人急匆匆地衝過來。

「大哥？」

「去坐後面。」

林得凱愣了下，連忙下車讓江浩鎮將女人抱放到副駕駛座，他仔細一瞧，震驚地再次瞪大雙眼，「這個女人怎麼跟喬總經理長得這麼像？」

江浩鎮側身對林得凱交代道：「先送她回去，還有，回去後不要亂說話。」

見他一臉嚴肅，林得凱不敢多問，點了點頭，乖乘坐到車斗。

江浩鎮則是調轉車頭，往回開向育幼院。

雷聲一響，沒多久便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。

江浩鎮洗好澡後，沒有回到自己的房間，而是往走廊盡頭的房間走去，他的腳步在門上小招牌寫著「海豚」的房間前停下，他抬手敲了敲門板，等裡頭的人有所回應後，他才開門走進去。

房裡只有一張單人床、三尺半的衣櫃和一張簡易的書桌，喬靜秋躺在床上，仍在昏睡，床邊的椅子上坐著一個容貌清秀的女子。

陳巧慧一見到江浩鎮，馬上起身，「大哥，怎麼還不去睡？」

江浩鎮笑道：「我來照顧她就好，妳快去休息吧。」

她掃了床上的女人一眼，「不好吧。」

他知道她在顧忌什麼，「要是有需要我會叫妳的，妳趕快去睡，睡眠不足可是女人的天敵。」

這句話正中陳巧慧的死穴，她最愛漂亮了，「那我去睡了。」

江浩鎮點了點頭，等陳巧慧離開了，他坐到椅子上，看著喬靜秋的睡顏，想著她昏倒前交代的話。

為什麼她不讓他送她去醫院，也不能通知她的家人？甚至還提到報警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前天帶她回來育幼院，交代陳巧慧照顧她、替她處理傷口，幸好她的傷勢不算嚴重，院裡平常也會準備一些止痛藥、消炎藥什麼的，之後他又開車去山下送貨，在半路看到一輛被撞毀的房車，他猜想那輛車子是她的。

那輛車的後座被撞爛了，地上完全沒有剎車痕跡，再加上她所說的話，他很難不懷疑她知道撞她的人是誰，從事發地點到他看到她的地方，少說也有六公里，她受了傷又走了那麼遠，難怪會累倒。

思緒再度轉回她交代的話，他左思右想，覺得這應該不只是單純的意外……隨即他搖了搖頭，告訴自己別再多想，或許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樣。

目光再度轉到沉睡的嬌容，他愕然發現睡著時的她沒了冷冽的氣息，就像一尊甜美的洋娃娃，他情不自禁伸出手替她撥去落到額前的髮絲，目光逐漸變得迷離。

就在這時，她如扇子般的黑睫微微一動，他連忙縮回手，坐正身子。

喬靜秋緩緩地睜開眼睛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張俊朗的男性臉龐，她愣了一下，見他的嘴角微微往上彎，她的胸口莫名一動。

她蠕了蠕唇，用有些沙啞乾澀的嗓音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育愛育幼院的院長江浩鎮。」

喬靜秋皺了皺眉頭，不管怎麼努力思索，她的腦袋還是一片空白，「陌生，想不起來。」

她這叫作貴人多忘事，還是因為他的身分太低下，所以她連記都不屑記？他本想問問她是上述哪一種，但見她撫著額頭，一臉苦惱，他擔心地問道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身體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」

她抬眸看向他，困惑地問道：「我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妳發生車禍，妳忘記了嗎？」她昏倒前還交代他事情，怎麼一覺醒來就忘了？

「你認識我嗎？」應該是認識的，她可沒漏看他眼中一閃而逝的錯愕。

江浩鎮給了一個中肯的答案，「不算熟。」

「那你知道我的名字嗎？」

「喬靜秋。」他懷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著她，「別告訴我妳忘了自己是誰。」

「確實是這樣……」她老實回答。

江浩鎮怔愣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，「妳是在跟我開玩笑吧？」

喬靜秋不解地反問：「我為什麼要跟你開玩笑？」

他震驚地瞪大眼，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。

不理會他嘴張得可以吞進一顆雞蛋的驚愕表情，她看了看四周，疑惑地又問：「我的家人呢？」

江浩鎮猶豫了一會兒才開口，「我沒有通知他們。」

「可以請你通知他們嗎？」

他不知道該不該跟她說實話，但是看到她明亮的黑眸中閃著一絲祈求的光芒，他最終只能答應，「好。」

喬靜秋點了點頭算是致謝，但她不明白他的表情為何顯得為難。

Crescent